



清
夏
録

七
八

服部文庫
117
87
4



117
87
4



漢陽消暑錄卷七

乩傳詩隱

觀奕道人筆記

卧虎山人降乩于田白岩家眾焚香拜禱一
狂生獨倚几斜坐曰江湖遊士練熟手法為
戲耳豈有真仙日日聽人呼喚乩即書下壇
詩曰鷓鴣驚秋不住啼章臺回首柳萋萋花
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敲

金屈成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似當年否
爲問潯陽估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蓋其
數日前密密寄舊妓之作未經存稿者也仙又
判曰此牋幸未達達則又作步非烟矣此婦
旣已從良卽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作寓
言君乃見諸實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
獄根苗昨見冥官繚籍故吾得記之業海洪
波回頭是岸山人饒舌寔具苦心先生勿訝

冬言也狂生鵠立案旁殆無人色後歲餘卽
下世余所見扶乩者惟此仙不談休咎而好
規人過殆靈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惡
淫祀惟遇此仙必長揖曰如此方嚴卽鬼亦
當敬

乩仙判驗

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
前程萬里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却

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
萬壽恩科登第方悟一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
安府知府乞養歸遂未再出併前程萬里之
說亦驗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唯扶乩一事
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
某神某仙固屬假托卽自稱某代某人者卽
以本集中詩文亦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
其扶箕之人遇能書者則書工遇能詩者卽

詩工遇全不能書能詩者則雖成篇而遲鈍
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居能書而不能
詩余扶乩則詩敏捷而書繚草坦居扶乩則
書清整而詩淺率余與坦居寔皆未容心蓋
亦借人之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
人而靈也著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
待人而靈耳

縊鬼持奸

先外祖居衛河東岸有樓臨水傍日度帆樓向西而樓之下層門乃向東別爲院落與樓不相通先有僕人史錦捷之婦縊于是院故久無人居亦無扃鑰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會於斯聞門外窸窣似人行懼爲所見伏不敢動竊於門隙窺之乃一縊鬼步階上對月微嘆二人股栗皆僵于門內不敢出門爲二人所據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見鬼

而吠羣犬聞聲亦聚吠以爲有盜競明燭持械以往鬼隱而僮婢之姦敗婢愧不自容迨父亦往是院縊覺而救蘇又潛往尋還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將以敗二人之姦使愧縊以求代也先外祖母曰此婦在生而陰狡死尙爾哉其沉淪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末可委之鬼

投牒救人

辛彤甫先生官宜陽知縣時有老叟投牒曰
昨宿東門城外見縊鬼五六自門隙而入恐
是求代乞示諭百姓僕妾勿凌虐債負勿逼
索諸事五讓勿爭鬪庶鬼無所施其技先生
震怒答而逐之老叟亦不怨悔至堦下拊膝
曰惜哉此五六命不可救矣越數日城內報
縊死者四先生大駭急呼老叟問之老叟曰

連日昏昏都不記憶今乃知曾投此牒豈得
罪鬼神使我受笞耶是時此事喧傳家家爲
備縊而獲解者果二一婦爲姑所虐姑痛自
悔艾一迫于逋欠債主立爲焚券皆得不死
乃知數雖前定苟能盡人力亦必有一二之
挽回又知人命至重鬼神雖前知其當死苟
一綫可救亦必轉借人力以救之蓋氣運所
至如嚴冬風雪天地亦不得不然至披裘禦

雪墜戶避風則聽諸人事不禁其自爲

捐金贖命

獻縣史某佚其名爲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視齷齪者蔑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鄰人曰爲欠豪家債鬻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乳當棄之去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何曰五十金與人爲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

尚未付何不可贖卽出博場所獲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償債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也夫婦德史甚烹雞留飲酒酣夫抱兒出以目示婦意令荐枕以報婦領之語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爲盜半世爲捕役殺人曾不泛眼若危急中汚人婦女則寔不能爲飲啖訖掉臂徑去不更一言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時秋穫方畢家家屋上屋下柴草滿堆茅簷

秋籬斯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妻子暝
坐待死恍惚聞屋上急呼曰東岳有急牒史
某一家並除名剗然有聲後壁半圯乃左挈
妻右抱子一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
一村之中斃死者九鄰里皆合掌曰昨尚竊
笑汝痴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謂此事見
祐于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
六

逢牛被獲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
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
逃至潮縣野田中阻深溝惟小橋可通一人
有健牛怒目當道卧近輒奮觸退覓別途乃
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
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鬪清河去京近有
識之者告里胥縛送官二人皆回民皆業屠

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割慘酷雖畜獸亦含
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不然遇牛
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

卧病轉生

宋蒙泉言孫峩山先生嘗卧病高郵舟中忽
似散步到岸上意殊爽適俄有人導之行恍
惚忘所以亦不問隨去至一家門徑甚垂潔
漸入內室見少婦方坐蓐欲退避其人背後

拊一掌已昏然無知久而漸醒則形已縮小
縹置錦褥中知爲轉生已無可奈何欲有言
則覺寒氣自額門入輒噤不能出環視室中
几榻器玩及對聯書畫皆了了至三日婢抱
之浴失手墜地復昏然無知醒則仍卧舟中
家人云氣絕已三日以四股柔軟心膈尚温
不敢殮耳先生急取片紙疏所見聞遣使由
某路送至某門中告以勿過撻婢乃徐爲家

人備言是日疾卽愈徑往是家見婢媪皆如舊識主人老無子相對惋歎稱異而已近夢通政鑑溪亦有是事亦記其道路門戶訪之果是日生兒卽死頃在直廬圖閣學時泉言其狀甚悉大抵與峩山先生所言相類惟峩山先生記往不記返鑑溪則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家入室時見夫人與女共坐爲小異耳案輪回之說儒者所闕而寔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惟二公暫入輪回旋歸本體無故現此泡影則不可以理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闕所疑可矣

夢神斷獄

再從伯燦臣公言向有縣令遇殺人獄不能決蔓延日衆乃祈夢城隍祠夢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盜中種竹十餘竿青翠可愛覺而檢

案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窮治
无迹又檢案中有名節者私念曰竹有節必
是也窮治亦无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計
無復之乃以疑獄上請別緝殺人者卒亦不
得夫疑獄虚心研鞫或可得真情禱神祈夢
之說不過懼伏愚民給之吐寔耳若以夢寐
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測據爲信讞鮮不謬
矣古來祈夢斷獄之事余謂皆事後之附會

也

假藥裝雷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獻縣城西有村民
爲雷擊縣令明公晟往驗飭官殮矣越半月
有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爲曰以
取鳥詰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
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
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

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
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
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台藥必
以硫磺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炮時買硫磺
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磺以百誰多皆
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于何人皆曰某人
是以知之問何以知雷爲僞作曰雷擊人自
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亦曰上而下今苦

草屋樑皆飛起土坑之面亦揭去知火從下
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
電雖迅烈然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
知之爾時其婦先歸寧難以研問故必先得
是人而後婦可鞫此合可謂明察矣

跪捧砒霜

戈太僕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間城西門外橋
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紙畏雷火

弗爇驗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妻聞信至見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嘗詬諄老母昨忽萌惡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諫一夜不從也

戲歌艷曲

再從兄旭升言村南舊有孤女多媚少年所謂二姑娘者是也族人某意擬生致之未言也一日于廢園見美女疑其卽是戲歌艷曲

欣然流盼折草花擲其前方欲俯拾忽却立數步外曰君有惡念踰破垣竟云後有二生讀書東岳廟僧房一居南室與之脛一居北室無觀也南室生嘗怪其晏至戲之曰左拖浮邱袖右拍洪崖肩耶狐女曰君不以異類見薄故爲悅已者容北室生心如木石吾安敢近南室生曰何不登地一窺王必卽三年不許如俺改節亦免作程伊州面向人狐女

日磁石惟可引針如氣類不同卽引之不動
无多事徒取辱也時同侍姚安公側姚安公
曰向亦聞此其事在順治末年居北室者似
是族祖雷陽雷陽一老副榜八比以外无寸
長祇心地樸誠卽狐不敢近知爲妖魅所惑
者皆邪念先萌耳

癡鬼戀家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媪能視鬼外祖母歸

寧時與論冥事媪曰昨于某家見一鬼可謂
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
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
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恒坐院中丁香樹下
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兒嫂與婦詬
諍聲雖陽氣逼燥不能近然必側耳聽外竊
聽悽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
起張手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旣而

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
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
涔涔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
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
或倚柱泣或俯首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
從隙私窺營營者徹夜吾太息曰癡鬼何必
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墻隅
仍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

娶者家爲門尉所阻稽顙哀乞乃得人入則
匿墻隅望婦行證凝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
近聽其狀一如整束奩具時至滅燭就寢尚
不去爲中霤神所驅乃狼狽出時吾以婦囑
歸視兒亦隨之返見其直入婦室凡婦所坐
處眠處一一視到俄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
兒四周以兩手相搓作無可奈何狀俄嫂出
撻兒一掌便頓足拊心遙作切齒狀吾視之

不忍乃逕歸不知其後何如也後吾私爲婦
述婦齧齒自悔里有少寡議嫁者聞是事以
死自誓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狀嗟乎君子
義不負人不以生死有異也小人死往不負
人亦不以生死有異也常人之情則人在而
情在人亡而情亡耳苟一念死者之情狀未
嘗不戚然感也儒者見誦瀆之求福妖妄之
滋惑遂斷斷持无鬼之論夫先王神道設教
之深心徒使愚夫愚婦悍然一无所顧忌尚
不如此里姬之言爲動人生死之感也

還魂借體

王蘭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婦死一
日復蘇與家人皆不相識亦不容其夫近前
細詢其故則陳氏女之魂借尸回生問所居
相去僅數十里呼其親屬至皆歷歷相認女
不肯留胡氏胡氏持鏡使自照見形容皆非

乃無奈而與胡爲夫婦此與明史五行志司
牡丹事相同當時爲斷案從形不從魂蓋形
爲有據魂則无憑使從魂之所歸必有詭托
售姦者故防其漸焉

百兩貸金

有山西商居京師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
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輩不
爲通自候于門乃得見神意索漠一茶後別

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拂然曰此時指項且
不足豈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眾具道
西商昔窮困待叟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
使商販漸爲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
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數稍償負累
歸骨鄉井足矣語訖涕泣西商亦似不聞忽
同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
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頰曰是固有之但力不

能報爲恨耳楊曰君且爲官不憂无借處倘
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利
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
但書券百金在我西商迫于公論不得已書
券楊收券開敝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鞅鞅
持付叟楊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飲叟歡甚西
商草草終觴而已叟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
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鏽鎖

封識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一狐皮半臂而
篋中得質票一紙題錢二千約符楊置酒所
用之數乃知楊木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
稱快西商慚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三更詩識

蔣編修菱溪赤厓先生子也喜吟詠嘗作七
夕詩曰一霎人間簫鼓收羊燈無焰三更碧
又作中元詩曰兩岸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

到三更赤厓先生見之愀然曰何忽作鬼語
果不久下世故劉文定公作其遺稿序曰就
河鼓以陳詞三更熠碧會孟蘭而說法兩岸
沙紅詩識先成以君才過終軍之歲誅詞安
屬顧我適當騎省之年

代錢延子

農夫陳四夏夜在圃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
下隱隱有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

人曰不知陳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陳四不過
數日卽來從我輩游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
祠見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延
壽矣衆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疑其婢鞭
箠數百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如
无倘果盜吾必縊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
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陰與衣得錢二
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憤一時見利取此錢

意謂主人積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
心寔惶愧錢尙未用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
冤老婦亦无顏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土
神嘉其不辭自污以救人達城隍城隍達東
岳東岳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凍餓死以是
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于今生俾養其母
爾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見
逐至是乃釋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而

逝

驅疫報恩

外舅馬公周籙言東光南鄉有廖氏慕建義
冢村民相助成其事越三十餘年矣雍正初
東光大疫廖氏夢百餘人立門外一人前致
詞曰疫鬼且至從君乞焚紙旗十餘銀箔糊
木刀百餘我等將與疫鬼戰以報一村之惠
廖故好事姑製而焚之數日後夜聞四野喧

呼格聞聲達旦乃止閭村果无一人染疫者

故夫杖妾

沙河橋張某商販京師娶一婦歸舉止有大
家風張故有千金產經理亦甚有次第一日
有尊官騎從甚盛張杏黃蓋坐八人肩輿至
其門前問曰此是張某家否鄰里應曰是尊
官指揮左右曰張某無罪可縛其婦來應聲
反接是婦出張某見勢燄赫奕亦莫敢支吾

尊官命褫婦衣決髻三十昂然竟行村人隨
觀之至林木蔭映處轉瞬不見惟旋風滾滾
向西南去方婦受杖時惟叩首稱死罪後人
問其故婦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公在日意
圖固寵曾誓以不再嫁今精魂晝見无可復
言也

鬼父毆兒

王禿子幼失父母迷其本性育于姑家冒姓

王凶狡无賴所至童稚皆走匿雞犬亦爲不寧一日與其徒自高川醉歸夜徑南橫子叢冢間爲羣鬼所遮其徒股栗伏地禿子獨奮力與鬥一鬼叱曰禿子不孝吾爾父也敢肆毆禿子固未識父方疑惑間又一鬼叱曰吾亦爾父也敢不拜羣鬼又齊呼曰王禿子不祭爾母致飢餓流落于此爲吾衆人妻吾等皆爾父也禿子憤怒揮拳旋舞所擊如中空

囊跳跟至鷄鳴無氣以動乃自仆叢莽間羣鬼皆嬉笑曰王禿子英雄盡矣今日乃爲鄉党吐氣如不知悔他日仍于此待爾禿子力已竭竟不敢再語天曉鬼散其徒乃掖以歸自是豪氣消沮一夜携妻子遁去莫知所終此事瑣屑不足道然足見悍戾者必遇其敵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共制之

飛虫伏水

戊子夏京師傳言有飛虫夜傷人然寔无受虫傷者亦未見虫徒以圖相示而已其狀似蚕蛾而大有鉗距好事者或指為射工按短域含沙射影不云飛而螫人其說尤謬余至西域乃知所画即闢展之巴蜡虫此虫秉炎熾之氣而生見人飛逐以水噴之則輒而伏或噴不及為所中急嚼茜草根傳瘡則瘡否則毒氣貫心死烏魯木齊多茜草山南闢展

諸屯每以官牒移取為刈獲者用此虫云

縊鬼招夫

烏魯木齊虎峰書院舊有遺犯婦縊牕櫺上山長前巴縣令陳執禮一夜明燭觀書聞牕內承塵上窸窣有聲仰視見女子兩纖足自紙罅徐徐垂下漸露膝漸露股陳先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姦敗憤恚死將禍我耶我非爾仇將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爾亦不能

或爾敢下我且以夏楚扑爾乃徐徐斂足上
微聞嘆息聲俄從紙罅露面下窺甚姣好陳
仰而唾曰死尚無恥耶遂退入陳滅燭就寢
袖刃以待其來竟不下次日仙游陳題橋訪
之話及是事承塵上有聲如裂帛後不再見
然其僕寢于外室夜恒嚙語久而漸病瘵垂
死時陳以其相從一萬里外哭甚悲僕揮手
曰有好婦嘗私就我今招我爲壻此去殊樂

勿悲也陳頓足曰吾自恃膽力不移居禍及
汝矣甚哉客氣之害事也後同年六安楊君
逢源代掌書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
乎巖牆之下

涼亭宴客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烏魯木齊城外因至秀
野亭納涼坐稍久忽聞大聲語曰君可歸吾
將宴客狼狽奔回告余曰吾其將死乎乃白

灤陽消夏錄卷八
晝見鬼余曰无故見鬼自非佳事若到鬼窟
見鬼猶到人家見人爾何足怪焉蓋亭在城
西深林萬木參天仰不見日旅櫬之浮屠者
罪人之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為變怪云

灤陽消夏錄卷八

觀奕道人筆記

經閣飛磚

武邑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經閣前地最豁
敞而閣上時有變怪入夜卽不敢坐閣下某
公以道學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熱盛談
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不覺入夜忽
閣上厲聲叱曰時方飢疫百姓頗有死亡汝

滄夏錄 卷八
爲鄉宦旣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卽應起
此良夜閉戶安眠尙下矢爲自了漢乃虛談
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
作飯餐可作藥服且擊汝一磚聽汝再講邪
不勝正怒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盤幾案
俱碎某公倉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
之所以爲妖歟徐步大息而去

仙畫暗成

滄州畫工伯魁字起瞻

其姓是此伯字自稱
伯州犁之裔友人或

戲之曰君乃不稱二世祖太宰公
近其子孫不識字竟自稱白氏矣嘗畫一仕

女圖方鈎出輪郭以他事未竟鎖置書室中

越二日欲補成之則几上設色小牒縱橫狼
籍畫筆亦濡染幾徧圖已成矣神采生動有
殊常格魁大駭以示先母舅張公夢徵魁所
從學畫者也公曰此非爾所及亦非吾所及
殆偶遇神仙遊戲耶時城守尉承公寧頗好

滄真錄 卷八
畫以善價取之永公後遷四川副都統攜以
往將罷官前數日畫上仕女忽不見惟隱隱
留人影紙色如新餘樹石則仍黥舊蓋敗徵
之先見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則終不可知

鬻體躍起

佃戶張天錫嘗於野田見鬻體戲溺其口中
鬻體忽躍起作聲曰人鬼異路奈何欺我且
我一婦人汝男子乃無禮辱我是尤不可漸

躍漸高直觸其面天錫惶駭奔歸鬼乃隨至
其家夜輒在墻頭簷際責詈不已天錫遂大
發寒熱昏瞶不知人闔家拜禱怒似少解或
叩其生前姓氏里居鬼具自道衆叩首曰然
則當是高祖母何爲禍於孫子鬼似悽咽曰
此故我家耶幾時遷此汝輩皆我何人衆陳
始末鬼不勝太息曰我本無意來此衆鬼欲
借此求食憇憇我來耳渠有數輩在病者房

數輩在門外可具漿水一瓢待我善遣之大
凡鬼恒苦飢若無故作災又恐神責故遇事
輒生費求祭賽爾等後見此等宜謹避勿中
其機械衆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口中穢
氣不可忍可至原處尋吾骨洗而埋之遂嗚
咽數聲而寂

老翁索飲

又佃戶何大金夜守麥田有一老翁來共坐

大金念村中無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憩老翁
求飲以罐中水與之因問大金姓氏並問其
祖父惻然曰汝勿怖我卽汝曾祖不禍汝也
細詢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囑大金曰鬼自何
放烟口求食外別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
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問或偶
聞子孫熾盛輒躍然以喜者數日羣鬼皆來
賀偶聞子孫零替亦悄然以悲者數日羣鬼

皆來唁較生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聞汝
等尙溫飽吾又歌舞數日矣回顧再四叮寧
勉勵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蠢然一物必
不能偽造斯言聞之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
生

浪子遷居

乾隆丙子有閩士赴公車歲暮抵京倉卒不
得棲止乃於先農壇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
十餘日夜半窗外有人語曰某先生且醒吾
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讀書人數千里
辛苦求名是以奉讓後見先生日外出以新
到京師當尋親訪友亦不相怪近見先生多
醉歸稍稍疑之頃聞與僧言乃曰在酒樓觀
劇是一浪子耳吾避居佛座後起居出入皆
不相適寔不能隱忍讓浪子先生明日不遷
吾瓦石已備矣僧在對屋亦聞其語乃勸士

他徒自是不敢租是室有來問者輒舉此事以告云

鬼訟姑虐

申蒼嶺先生名丹謙居先生弟也謙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豪爽而立身端介則如一里有婦爲姑虐而縊者先生以兩家皆士族勸婦父兄勿涉訟是夜聞有哭聲遠遠至漸入門漸至窗外且哭且訴詞甚悽楚深怨先生

之息訟先生叱之曰姑虐婦死律無抵法卹訟亦不能快汝意且訟必檢驗檢驗必裸露不更辱兩家門戶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無獄父子無獄人憐汝枉死責汝姑之暴戾則可汝以婦而欲訟姑此一念已干名犯義矣任汝訴諸明神亦决不直汝也鬼竟寂然去謙居先生曰蒼嶺斯言先天下之爲婦者可告天下之爲姑者則不可先姚安公

曰蒼嶺之言子與子言孝謙居之言父與父
言慈

狐避俗人

曲江遊京師時與一友同寓非其侶也始
省宿食之費云爾友徵逐富貴多外宿曲江
獨睡齋中夜或聞翻動蕭摩弄器玩聲知京
師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詩稿置几上乃
似聞吟哦聲問之弗答比曉視之稿上已圈

點數句矣然屢呼之終不應至友歸寓則竟
夕寂然友頗自詫有祿相故邪不敢干偶日
照李慶子借宿酒闌以後曲江與友皆就寢
李乘月散步空園見一翁攜童子立樹下心
知是狐翳身竊覘其所爲童子曰寒甚且歸
房翁搖首曰董公同室固不礙此君俗氣逼
人那可共處寧且坐淒風冷月間耳李後洩
其語於他友遂漸爲其所聞銜李次身竟

爲所排擠狼狽負笈返

敗絮病人

余長女適德州盧氏所居曰紀家庄嘗見一人臥溪畔衣敗絮呻吟視之則一毛孔中有一虱喙皆向內後足皆鉤於敗絮不可解解之則痛徹心髓無可如何竟坐視其死此殆夙孽所報歟

紅衣女子

汪閣學曉園僦居閩王廟街一宅庭有叢樹百年以外物也每月明之夕輒見斜柯上一紅衣女子垂足坐翹首向月殊不顧人迫之則不見退而望之則仍在故處嘗使二人一立樹下一在室中室中人見樹下人手及其足樹下人固無所睹也嘗望見時俛視地上樹有影而女子無影投以瓦石虛空無礙擊以鏡應聲散滅烟焰一過旋復本形主人云

自買是宅卽有是怪然不爲人害故人亦相
安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大抵變幻者居多
茲獨不動不言枯坐一枝之上殊莫明其故
曉園慮其爲患移居避之後主人伐樹其怪
乃絕

廖家節婦

廖姥青縣人

母家姓朱
爲先大夫

乳母也年未三十而

寡言不再適依先太夫人終其身沒時年九

十有六性嚴正遇所當言必侃侃與先太夫
人爭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媪遇之余及弟妹
皆隨之眠食饑飽寒暑無一不體察周至然
稍不循禮卽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借
故僕婢莫不陰憾之顧司筦鑰理庖廚不能
得其毫髮私亦竟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
親串家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趨避於
廢圃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遙聞牆外人語曰

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樹下又聞
樹下人應曰汝母多言廖家節婦在屋內遂
寂然後童子偶述其事諸僕婢皆曰人不近
情鬼亦惡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之哉

宋代狐仙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與一狐爲友恒於場圃
間對談安見之他人弗見也狐自稱生於北
宋初安叩以宋代史事曰皆不知也凡學仙

者必游方之外使萬緣斷絕一意精修如於
世有所聞見於心必有所是非有所是非必
有所愛憎有所愛憎則喜怒哀樂之情必迭
起循生以消鑠其精氣神耗而形亦敝矣烏
能至今猶在乎迨道成以後來往人間視一
切機械變詐皆如戲劇視一切得失勝敗以
至於治亂興亡皆如泡影當時既不畱意又
焉能一一而記之卽與君相遇是亦前緣然

數百年來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幾大都萍水
偶逢烟雲倏散夙昔笑言亦多不記憶則身
所未接者從可知矣時八里庄三官廟有霞
擊蝎虎一事安問以日久通靈多嬰雷斧豈
長生亦造物所忌乎曰是有二端夫內丹導
引外丹服餌皆艱難辛苦以證道猶力田以
致富理所宜然若媚惑夢魘盜採精氣損人
之壽延己之年事與劫盜無異天律不容也

又或恣爲妖幻貽禍生靈天律亦不容也若
其葆養元神自全生命與人無患於世無爭
則老壽之物正如老壽之人耳何至犯造物
之忌乎舅氏實齋先生聞之曰此狐所言皆
老氏之粗淺者也然用以自養亦足矣

負心案證

浙江有士人夜夢至一官府云都城鳴廟也
有冥吏語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負心牽君爲

證君試思嘗有是事否士人追憶之良是俄
聞都城墮升座冥吏白某控某負心事證人
已至請勘斷都城墮舉案示士人士人以實
對都城墮曰此輩結黨營私朋來進取以同
異爲愛惡以愛惡爲是非勢孤則攀附以求
援力敵則排擠以互噬翻雲覆雨倏忽萬端
本爲小人之交豈能責以君子之道操戈入
室理所必然根勘已明可驅之去顧士人曰

得無謂負心者有俟罰耶夫種瓜得瓜種豆
得豆因果之相償也花旣結子子又開花因
果之相生也彼負心者又有負心者躡其後
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後閱數
載竟如神之所言

殺業現因

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
投貓於內而灌以沸湯貓爲灰氣所蝕毛盡

脫落不煩搗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白瑩如玉
云味勝雞雛十倍也日日張網設機所捕殺
無算後夫人病危啣啣作貓聲越十餘日乃
死盧觀察搗吉嘗與鄰居搗吉子蔭文余婿
也嘗爲予言之曰言景州一宦家子好取貓
犬之類拘折其足振之向後觀其子了跳號
以爲戲所殺亦多後生子女皆足踵反向前
又余家奴子王發善鳥銃所擊無不中日恒

殺鳥數十惟一子名濟寧州其往濟寧州時
所生也年已十一二忽徧體生瘡如火烙痕
每一瘡內有一鐵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藥
不痊竟以絕嗣殺業至重信夫余嘗怪修善
果者皆按日持齋如奉律令而居恒則不能
戒殺夫佛氏之持齋豈以茹蔬啖果卽爲功
德乎正以茹蔬啖果卽不殺生耳今徒曰某日
某日觀音齋期某日某日準提齋期是日持

齋佛大歡喜非是日也烹宰溢乎庖肥甘羅
乎俎屠割慘酷佛不問也天子有是事理乎
且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禮也儒者遵聖賢之教固萬萬
無斷肉理然自實祭以外特殺亦萬萬不宜
以一嚮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數
十命或數百命以衆生無限怖苦無限慘毒
供我一瞬之適口與按日持齋之心無乃稍

左乎東坡先生向持此論竊以爲酌中之道
願與修善果者一質之

回煞對書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六合之中實亦
有不能論者人之死也如儒者之論則魂升
魄降已耳卽如佛氏之論鬼亦收錄於冥司
不能再至人世也而世有回煞之說庸俗術
士又有一書能先知其日辰時刻與所去之

方向此亦誕妄之至矣然余嘗於隔院樓牕中遙見其去如白烟一道出於竈安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沒與所推時刻方向無一差也又嘗兩次手白啟鑰諦視布灰之處手迹足迹宛然與生時無二所親皆能辨識之是何說歟禍福有命死生有數雖聖賢不能與造物爭而世有蠱毒魘魅之術明載於刑律蠱毒余未見魘魅則數見之爲是術者不過瞽

者巫者與土木之工然賢能禍福死生人歷歷有驗是天地鬼神之權任其播弄無忌也又何說歟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於理不可解者皆臆斷以爲無是事無乃膠柱鼓瑟乎李又晫先生曰宋儒據理談天自謂窮造化陰陽之本於日月五星言之鑿鑿如指諸掌然宋歷愈變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後驗以實測證以交食始知濂洛關閔於

此事全然未解卽康節最通數學亦僅以奇
偶方圓揣摩影響實非從推步而知故持論
彌高彌不免郢書燕說夫七政運行有形可
據尚不能臆斷以理况乎太極先天求諸無
形之中者哉先聖有言君子於不知蓋闕如
也

狐神附體

女巫郝媪村婦之狡黠者也余幼時於滄州

呂氏姑母家見之自言狐神附其體言人休
咎凡人家細務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衆竇
則布散徒党結交婢媪代爲刺探隱事以售
其欺嘗有孕婦問所生男女郝許以男後乃
生女婦詰以神語無驗郝瞋目曰汝本應生
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餽餅十汝以其六供
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責汝不孝轉男爲
女汝尚不悔婦不知此事先爲所偵遂惶

淮夏錄 卷八
駭伏罪其巧於緣飾皆類此一旦方焚香召
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輩雖與
人雜處實各自服氣鍊形豈肯與鄉里老嫗
爲緣預人家瑣事此嫗陰謀百出以妖妄歛
財乃託其名於吾輩故今日真附其體使共
知其姦因縷數其隱惡一併舉其徒党姓名
語訖郝霍然如夢醒狼狽遁去後莫知所終

蛇齧婦心

侍姬之母沈媪言高川有丐者與母妻居一
破廟中丐夏月拾麥斗餘囑妻磨麵以供母
妻匿其好麵以粗麵溲穢水作餅與母食是
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噉然一聲丐起視之
則有巨蛇自口入齧其心死矣丐曳而埋之
沈媪親見蛇尾垂其胸臆間長二尺餘云

師謀寡產

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

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辨論性天剖析
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
紙落堦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
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此或神惡其
僞故巧發其姦歟然操此術者衆矣固未嘗
二敗也聞此札既露其計不行寡婦之田竟
得保當由熒葵苦節感動幽冥故示是靈異
以爲陰呵護云爾

耆儒講學

李孝廉存其言蠡縣有凶宅一耆儒與數客
宿其中夜聞窗外撥刺聲耆儒叱曰邪不干
正妖不勝德余講道學三十年何畏於汝窓
外似有女子語曰君講道學聞之久矣余雖
異類亦頗涉儒書大學扼要在誠意誠意扼
要在慎獨君一言一動必循古禮果爲修己
計乎抑猶有幾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語錄斷

斷與諸需辨果爲明道計乎抑猶有幾微好
勝者在乎夫脩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勝則
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講何學乎此
事不以口舌爭君捫心清夜先自問其何如
則邪之敢干與否妖之能勝與否已了然自
知矣何必以聲色相加乎耆儒汗下如雨瑟
縮不能對徐聞窗外微哂曰君不敢答猶能
不欺其本心姑讓君寢又撥刺一聲掠屋檐

而去

古器賤售

某公之卒也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不知其值
乞其友估之友故高其價使久不售俟其窮
極乃以賤價取之越二載此友亦卒所積古
器寡婦孤兒亦不知其值復有所契之友效
其故智取之去或曰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效
其智者罪宜減余謂此快心之談不可以立

訓也盜有罪矣從而盜之可曰罪滅於盜乎

居驢惡病

屠者許方卽前所記夜逢醉鬼者也其屠驢先鑿地爲塹置板其上穴板四角爲四孔陷驢足其中有買肉者隨所買多少以壺注沸湯沃驢身使毛脫肉熟乃剗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兩日肉尽乃死當未死時箝其口不能作聲目光怒突炯炯如兩炬慘不

可視而許恬然不介意後患病偏身潰爛無完膚形狀一如所屠之驢宛轉茵褥求死不得哀號四五十日乃絕病中痛自悔責囑其子志學急改業方死之後志學乃改而屠豕余幼時尚見之今不聞其有子孫意已殄絕久矣

無鬼反售

邊隨園徵君言有人冥者見一老儒立廡下

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與寒溫畢拱手對之笑曰先生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諸鬼皆粲然老儒蜩縮而已

守藏老人

東光馬大還嘗夏夜裸臥資勝寺藏經閣覺有人曳其臂曰起起勿褻佛經醒見一老人在旁問汝爲誰曰我守藏神也大還天性疎

曠亦不恐怖時月明如晝因呼坐對談曰君何故守此藏曰天所命也問儒書汗牛充棟不聞有神爲之守天其偏重佛經耶曰佛以神道設教衆生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設教凡人皆當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煩神力非偏重佛經也問然則天視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己爲體以治人爲用道以靜爲體以柔爲用佛以定爲體以

慈爲用其宗旨各別不能一也至教人爲善則無異於物有濟亦无異其歸宿則畧同天固不能不並存也然儒爲生民立命而操其本於身釋道皆自爲之學而以餘力及於物故以明人道者爲主明神道者則輔之亦不能專以釋道治天下此其不一而一一而不一者也蓋儒如五穀一日不食則饑數日則必死釋道如藥餌死生得失之關喜怒哀樂

之感用以解釋冤愆消除拂鬱較儒家爲最捷其禍福因果之說用以悚動下愚亦較儒家爲易入特中病則止不可專服常服致偏勝爲患耳儒者或空談心性與瞿曇老聃混而爲一或排擊二氏如禦寇讐皆一隅之見也問黃冠緇徒恣爲妖妄不力攻之不貽患於世道乎曰此論其本原耳若其末流豈特釋道貽患儒之貽患豈少哉卽公醉而裸眠

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禮法也大還愧謝因
縱談至曉乃別去竟不知爲何神或曰狐也

中山祠祖

百工技藝各祠一神爲祖倡族祀管仲以女
閭三百也俗人祀唐元宗以梨園子弟也此
皆最典胥吏祀蕭何曹參木工祀魯班此猶
有義至韓工祀孫臏鐵工祀老君之類則荒
誕不可語矣長隨所祀曰鍾三郎閉門夜奠

諱之甚深竟不知爲何神曲阜顏介子曰必
中山狼之轉音也先姚安公曰是不必然亦
不必不然郢書燕說固未爲無益

狐笑撻夫

先叔儀菴公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爲狐
所據夜恒聞其語聲然不爲人害久亦相安
一夜樓上詬誶鞭笞聲甚厲羣往聽之忽聞
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

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爲婦撻面土爪痕猶未
愈衆闕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爲怪樓上
羣狐亦闕然一笑其闕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儀菴公曰此狐以一笑霽威猶可與爲善

鬼驚讓產

田村徐四農夫也父歿繼母生一弟極凶悖
宿有田百餘畝析產時弟以贍母爲詞取其
十之八曲從之弟又擇其膏腴者亦曲從之

後弟所分蕩盡復從兄需索乃舉所分全付
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恬如也一夜自隣村醉
歸道經棗林遇羣鬼拋泥土慄不敢行羣
鬼啾啾漸逼近比及覲面皆悚然辟易曰乃
是讓產徐四兄倏化黑烟四散

經僧惡夢

白衣菴僧明玉言昔五臺一僧夜恒夢至地
獄見種種變相有老宿教以精意誦經其夢

彌甚遂漸至委頓又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惡業出家後漸明因果自知必墮地獄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諸相故誦經彌篤幻象彌增夫佛法廣大容人懺悔一切惡業應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之乎是僧聞言卽對佛發願勇猛精進自是冥然無夢矣

狐女代炊

沈觀察夫婦並故幼子寄食親戚家貧窶無人狀其妾嫁於史太常家聞而心側時陰使婢媪與以衣物後太常知之曰此尙在人情天理中亦勿禁也錢塘季滄洲因言有繡婦病卧不能自炊哀呼隣媪代炊亦不能時至忽一少女排闥入曰吾新來隣家女也聞姊困苦乏食意恒不忍今告於父母願爲姊具食且待疾自是日來其家凡三四月媪婦病

愈將詣門謝其父母女泣然曰不敢欺我實
狐也與郎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舊情又憫
姊之苦節是以托名而來耳置白金數錠於
床嗚咽而去二事頗相類然則琵琶別抱掉
首無情非惟不及此妾乃併不及此狐

鬼妻爭坐

吳侍讀頡雲言癸丑一前輩偶忘其姓似是
王言敷先生憶不甚真也嘗僦居海豐寺街

宅後破屋三楹云有鬼不可居然不出爲崇
但偶聞音響而已一夕屋中有詬詈聲伏牆
間聽之乃兩妻爭坐位一稱先來一稱年長
嗥嗥然不止前輩不覺歎息曰死尙不休耶
再聽之遂寂夫妻之同居隱忍相安者十或
一焉歡然相得者千百或一焉以尙有名分
相攝也至於兩妻並立則從來無一相得者
亦從來無一相安者無名分以攝之則兩不

相下固其所矣又何怪於羣爭哉

